



德國

一個冬天的童話

海涅著 · 艾思奇譯

447·Q147·38K·P.182·\$5.4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一版
青年出版社承印
北京造0001—3000册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

0000-14

(3)

序

下面的詩，是我今年一月在巴黎寫成的。當地
的自由空氣尖銳地貫注在許多章節裏，遠遠超過了
我原來的願望，我會繼續把一些不適合德國氣候的
東西加以沖淡和刪削。雖然如此，三月間當我把原
稿寄給我的漢堡的出版者，仍然有許多的顧忌被提
出來要我考慮。我必須再一次進行那令人討厭的修
改工作，修改到使嚴肅的聲音不必要的更加鈍滯，
或者用幽默的鈴聲輕快地完全把它掩蓋。有些赤裸
裸的思想，我在急躁不安的心情中又把它們的無花
果葉扯掉，（註）對於矜持而多忌諱的耳官，恐怕
會有點傷害。這使我抱歉，但我用這樣的想法來安
慰自己；比較偉大的作家，都會犯過類似的過失。
我不想把亞里士多芬提出來為這樣的辯解作證，因

【註】『無花果葉』，是裸體雕像上用以遮蓋
陰部的飾物。

[2]

爲他是一個執迷的異教徒，而且他的雅典讀者們，雖然享受了一些古典教育，却很少懂道德。把西萬提斯和莫里哀給我作證要好得多；前者的著作是爲着兩大州郡的高等貴族們而寫的，後者是爲着凡爾賽的大君主和大宮庭！啊！我忘記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十分資產階級化的時代，我很遺憾的預料到，斯普里河上（要不就是阿爾斯特河上）有教養的階層中的許多婦女們，對於我寒槍的詩章會要輕蔑地皺起那多少有些灣曲的鼻子！但令我抱着更大的遺憾預想到的，是那國粹主義的偽君子們的救命呼聲。他們現在帶着嫌惡的感情，和政府走着同一的步調，並享受着檢查官們充分的寵愛和尊重，能在日報上說話，而在這裏他們所攻擊的敵人，就是後者的無上統治權的敵人。我們從心底裏武裝起來對抗這些穿着黑、紅、金三色制服的狂妄的走卒們的不滿。我已經聽見他們合唱了：『你竟敢誹謗我們的彩色，你這祖國的叛徒，法國人的朋友，你想把萊茵割讓給法國！』放心吧你們，我會尊敬你們的彩色，倘若它是值得尊敬的，倘若它不再是懶惰而卑劣的兒戲。把黑、紅、金色的旗子，培植在德國思

想的高峯上，使它成爲自由人類的旗號，那我就願意爲它付出滿腔熱血。放心吧你們！我愛祖國也不比你們差。正爲着這樣的愛，才使我十三年的生活都在亡命中渡過。也正爲着這樣的愛，我又回到亡命中，說不定要永久流亡下去，而無論何時絕不啜泣，或做出一種愁眉苦臉的難堪樣子。我是法國人的朋友，也正如我是一切人的朋友，只要他們是有理性和善良的。同時因爲我還不是那麼愚蠢和卑劣，以至於希望那同屬於人道主義之選民的我們德國人和法國人犧牲頭顱，來滿足英國與俄國的利益，來引起這地球上一切貴族地主與僧侶們幸災樂禍的笑聲。放心吧！我決不會要把萊茵割讓給法國，只爲着非常簡單的理由：因爲萊茵是屬於我的，我是自由萊茵河的更極自由的兒子，我的搖籃時代就在它的岸上，我不能設想萊茵河可以屬於任何其他人，而不屬於土生土長的孩子。要我把亞爾薩斯洛林合併到德意志帝國來，自然不是想得那麼容易的事情。因爲那塊地方的人民，由於他們在法國大革命中所獲得權利，由於那些非常適合資產階級的興趣，而對於廣大羣衆的胃口却不够滿足的平

等法律和自由憲章，是密切地與法國聯係着的。自然，亞爾薩斯和洛林人也可能和德國結合起來，倘若我們把法國開始了的東西完成，倘若事實上表現出這優越點，一如我們在思想上所做的，倘若我們能向這思想的最後結論突進，倘若我們把君臣關係加以摧毀，一直到它最後的藏身地，一直到天上，倘若我們把現世界人間裏生活着的上帝，從墮落中挽救出來，倘若我們成爲上帝的解放者，倘若我們使窮困的被剝奪了幸福權利的人民，使被蹂躪的天才和被污辱了的美麗獲得他們的地位，如我們偉大藝人所說過的和歌唱過的一樣，也如我們，我們年青人所希望的一樣——真的，不只是亞爾薩斯和洛林，就是全法國那時也將會歸向我們，全歐洲，全世界，——全世界也會成爲德意志的。我常常夢想到這樣的使命和世界權威，當我在櫟樹蔭下散步的時候。這就是我的愛國主義。

我將要在最近的一部著作裏，再來發揮這一個主題，用最後的決心，用斷然的大胆，總之，用忠誠。對於強硬的反對論，我將會給以尊重，只要他是出自一種確信。就是最粗魯的敵對態度，在這種

情形下我也將會忍耐地予以寬恕，我甚至於願意向白癡進行解說，只要他表現了真誠。我的全部無言的輕蔑，是要送給那沒有氣節的小醜，他由令人討厭的忌妒心或骯髒的私人惡念出發，想要在輿論前面來毀損我良好的名聲，爲此還用了愛國主義的假面具，要不就用宗教的或道德的假面具。政治上和文學上的德國新聞界的無政府狀態，就在這一點上，常常受到一種高度技巧的利用，使我簡直不能不爲之驚異。實在的，舒錫特列並沒有死，他還活得很久，並且好多年來就是文學盜匪，在我們無法無天的日報森林裏活動，隱藏在每一株灌木和每一片葉子下面，聽從他們尊嚴的主子，最輕微的口哨指揮。

還有一句話，『冬天的童話』算是目前經霍夫曼和參姆伯所出版的『新的詩章』的末卷，爲着要能够單獨出版，就必須把這詩交給監臨在上官廳去領受特別的照顧，而新的更改和刪削，就是這更高裁判的收穫。

亨利·海涅·

1844, 9, 17, 於漢堡。

— 新的歌

淒涼的十一月，
日子已漸漸陰鬱，
風把樹葉摘落，
我走上了德國的旅途。

來到國境，
強烈的心跳就振感着胸底。
並且，真的，
連眼淚也開始滴落。

聽見了德國的語言，
使我有異樣的感覺，
只像如我的心臟，
極愉快地流盡了血。

[2]

一位小小的琴女在歌唱，
用真的情感，
和假的嗓音，但這彈唱，
却使我非常動心。

她歌唱着愛，和愛中的恨，
歌唱着犧牲，
歌唱着那天上的，更好的世界裏的重逢，
說那兒沒有愁恨。

她歌唱着地上的眼淚，
歌唱那一瞬即逝的狂歡，
歌唱那被華光照耀着的靈魂，
他們是沉醉在永遠的歡悅中，在彼岸。

她歌唱的是古時絕望的曲調，
是在民衆痛苦哀泣的時候，
能將他們送入昏睡中的，
那天上的催眠曲調。

我知道這些旋律，這些歌詞，
知道這些詞句的作者大師們。——
他們在屋裏私自飲酒，
在門外却假意用水勸人。（註一）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讓我替你們製作——
我們要在地上，
建築起天國。

我們要在地上得到幸福，
再不願老是飢腸轆轆，
再不願把勤勞的兩手獲得的東西，
拿去飽那吃閒飯的肚腹。

爲着一切的人們，
這地上有足夠的麵包產生。

〔註一〕 『屋裏飲酒門外勸水』指偽善的僧侶，女孩所唱是宗教方面的歌，故作歌者爲僧侶。



〔 4 〕

玫瑰花呀，長春樹呀，美呀，樂呀，
甜碗豆呀，也能同樣孳生。

是的，豆莢裂時，
甜碗豆便是屬於萬人的，
天上的樂園嗎？
讓你們天使和麻雀拿去！

我們若能生出翅膀，
那時要到天上將你們拜訪，
那時我們——我們要叫你們飛回地上，
來把上等的果物一頓飽餐！

新的歌，更好的歌，
它和笛，提琴一樣暢快地响着。
懺悔的歌聲止息了，
喪鐘也沉默着。

處女歐洲，
和美麗的自由天使訂婚，

他們擁抱，
他們正迷醉於最初的接吻。

雖然沒有僱侶的祝福，
這仍是合法結婚，
萬歲呀，這訂婚的男女！
萬歲呀，他們未來的子孫！

我的歌，是結婚讚美歌，
是更好的，新的歌，
最高感激的星光，
在我的心中閃灼。

感激的星光，它會熱烈的熨燒，
熔流而成火燄的河川。
我感到自己變得無比的堅強，
我甚至能破暹檀！

踏上德國的國土以來，
惡魔的液體便流貫了我的全身。

[6]

巨人再一次觸到了他的母體，
他身上就又有新的力量長成。(註一)

【註一】 『巨人』指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他在戰鬥的時候把自己的身子觸在大地上(大地是他的母親)即能發生不可戰勝的力量。

二 稅關的檢查

女孩顫動着歌喉，
彈唱着天國的幸福，
這時普魯士的稅關人員，
正在搜查我的行李什物。

他們都在搜求，
翻亂了手巾、褲子、和衣服，
他們要搜求的是，
花邊、珠玉、和違禁的書籍。

可憐虫們！你們竟在行李中搜求？！
在那兒甚麼也尋找不出！
我從旅途上偷運來的違禁物品，
只在我的頭腦裏藏着。

〔 8 〕

在頭腦裏我藏着精巧的花邊，（註一）

比布魯塞或麥雪恩所產的更精良。

倘若打開了它，

它就錐刺你們，推倒你們！

在頭腦裏我藏着寶石，

有未來榮光的金剛石。

有新的神聖，未知的巨人們的

聖堂中的寶物。

並且還有許許多多的書籍！

我敢保證說：

我的頭腦是壓縮了的，

許多書籍鳴轉其中的鳥巢。

就是惡魔的文庫裏！

也沒有比這更壞的書籍，

它是更極危險，

【註一】花邊原文爲 Spitze 兼有錐刺之意味。

勝過法列士勒本的著作。（註一）

一個旅客站在我的身旁，
他告訴我，說我已在眼前
看見了普魯士的稅關同盟，
看見了稅關巨大的鎖鑰。

『稅關同盟』——他說——
『是我們國粹的基石，
『分裂了的祖國，
『藉此可以統一。

『它把外表的，所謂物質的統一，
『賜與了我們。
『爲着精神的思想之真正的統一，
『又有書籍的檢閱。

【註一】 法列士勒本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德國詩人，1812年因出版一本『非政治的詩』被辭退布累斯勞大學教授職位。

〔 10 〕

『檢閱把內的統一，

『思考和冥想中的統一給與了我們，

『內外同齊統一的德國，

『是我們的必要物。』』